



## 绘画的尊严

### ——赵 及其绘画实践

#### Painting Dignity - Zhao Zhengrong and His Practice of Painting

王春辰 Wang Chunchen

我去美国考察美术馆和艺术生态将近三个月，看了很多美术馆、艺术区、艺术工作室和学院。总体的感受是，当代艺术是多样化的，但绘画依然存在，依然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，依然呈现在众多的艺术实践中，而且在当代艺术构成的维度中，绘画依然占有重要一席之地。如果说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来自我们的知识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先质疑一下我们的知识来源与构成。

如，我们的现代艺术知识完备吗？当代语境下的艺术生态是消除个性吗？艺术的构成是以什么为前提？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如何在历史中获得地位？仅仅是因为其屈从于大声喧哗的流行语吗？对于艺术，一方面我们想建立起总体的、普遍的规则予以书写和认知，另一方面又面临丰富多样的个性化实践挑战，其矛盾的角力即成为显现艺术家本质的一个窗口。

我认识赵 多年，他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专业，接受的是绝对写实的绘画之路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获得了艺术的安宁，也不意味着他愿意守成于这样既有的样式与方法的延续及其精细化。没有，他没有。

他毕业后赴广州美院任教，他内心深知他背负的绘画责任，也清楚于当下而言，绘画意味着什么。绘画并非仅仅是现代主义书写下的绘画，也并非中国写实主义理解下的绘画。如果仅仅作如是观，那么，赵 就轻松了，因为他完全可以将受训、接受的一套陈法照本宣科出去，依样画瓢最是不用费脑。他在自身的绘画实践以及教学中，探索的是绘画如何成为生命本源

的东西。在这方面，他不仅致力于自身的创作探索，还勉励年轻学生大胆实践、积极发掘生命心性中的东西，而将之形诸于绘画语言。这样，就解开了何为绘画与绘画如何在当代突显自身意义的纠结。

我们都知道，艺术有千千万万，其表现有多种多样，面貌各异。但具体到实践上时，我们受制于潜意识与环境或流行的制约，往往想要超脱一些陈规，却难上加难。求于绘画的精湛技术相对容易，而求于绘画的精神则不易，能够获得生命与绘画的契合显现，则更加实属不易。赵 既知自己在求什么，当然明了它的路途艰辛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紧紧抓取能够慑服其魂魄的绘画精神——舒张于形式，不拘于形式；精神不是无意义的张扬，绘画也不是无意义的形式。精神是一种对价值的追问，是艺术家个体对一切问题的追索。精神于绘画，在现当代艺术里，几经历练与考验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（想一想“绘画死亡

论”一直流传不断，迄今未绝，这里自有它的道理，但更多是指向绘画的危机与应变新生的能力问题）。所以在这样的大的语境下，绘画从新获得了它的价值与功能可能性，而且成为新的艺术历史的一个再生的媒介。这就是需要思考我们的艺术知识的原由，而不是简单地接纳绘画就是固定模式、形式陈规。绘画依然有其尊严存在。

赵 从离开央美南下，几年来，一直是在追求这种绘画的尊严的探索，让绘画显现其具有灵光神性的一面。也可以说，现代主义历史就是不断演绎绘画如何新生的问题，形式主义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外壳，而其内在是现代人对其自身意义的追问，当绘画形成了一个链接生命意义的特殊载体时，形式不再是问题，不再是制约艺术家的禁，甚至说形式的存在就是意义，但这个时候的形式不是没有上下文的形式，也不是没有文化语境的形式，关键是成为具有新的形而上精神内涵的形式。如果我们看一下经典的现代主义，就知道绘画是一条相当独立的脉络，当深入到这个脉络里的时候，则可以发现我们对于现代绘画有着双重的误读：以为它1) 消除叙事性；2) 反对形式主义。前者以反对现实主义为主，后者以反对抽象艺术为主。无论反对哪一种，人们都以为现代绘画是反对观念主义。事实上，观念成为当代的创作主旨已经从最初特指的概念艺术，转向普遍的方法论，是创作任何当代艺术必然面对的问题，其表现的理念决定着艺术面貌，而不仅是形式本身决定艺术。对于绘画，恢复其坚实而充满张力的力量，全来自于艺术家个体的精神

视野与其观念的喷薄内涵。

赵 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抓住了绘画的实质，也让人肃然起敬——即，绘画具有神秘的表现潜力和可传达的语言力。他的这批新作是他这几年探索的深化之作，这与他历经绘画的挫折以期获得新的生命体验有关，他将自己视作绘画的行动者，而不是绘画的屈从者，要自己努力从精神体验上去审视中国的诸多视觉对象，其背后是庞大如山的现实关联、问题场域的展开。绘画的尊严岂是形式外壳所可传递？它事实上内在包含着艺术家一切的思想行为，当代的艺术家总是以视觉的方式来呈现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厚重。这也是当下中国艺术家所具有的特殊气质，也是他们应对时代聚变所无法回避的心理焦虑的投射。从《夜游者》到《长长的等待》，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视觉性，让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现代城市里沉醉，而更主要是《黑夜密语》具有哲理般的隐喻，使我们被压抑地透不过气来；当我们试图以《激情燃烧的火焰摧毁了大厦》时，我们真的可以寻找到自我吗？这是绘画的心理叙事，不是诗意的抒情，所以，当《今晚你将说什么，孤独的灵魂》闪现时，就变成低吟浅唱——《我崇拜你有如黑夜的字》，这个城市的孤魂就被交织在永无脱离的无限中。这种叙事以绘画来构成寓言，以一种层层叠加的空间关系来彰显视觉力量的冲击，并再次肯定绘画的表意功能。其笔法如擦染的水墨，而又不失于油彩的空间对应，画家以最大的心力来撞击着画面，让无尽的思绪宣泄在笔下、敞露于绵延的天际……

这是一条重走绘画意义的路，既非实景叙事，也非形式的无聊，而是寄予饱满的生命激情于绘画的呈露，这是作为人格者的绘画的神化，给绘画以尊严，必是以给人以尊严为前提的。赵 知此，他沉潜在南方的热风里，不就是想让绘画复活它的神性吗？

#1 到这儿来吧，让我们面对永恒 布面油画 赵  
#2 又到夜晚，我在黑暗中 想 布面油画 赵

当代美术家